

呵呵一笑

華岳《寫生冊》賞析

一、序言

蘭千山館第二代主人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代華岳《寫生冊》，是華岳一生中最精彩的作品之一，該圖冊為紙本，上、下共二十四開，題材廣泛，包括人物、走獸、翎毛、草蟲、水族。其中一幅「靈龜圖」（圖一），有方「呵呵一笑」的印（圖二）。這方印是畫家自己的閒章，還是收藏印？目前還不清楚，但是看過這套寫生冊者想必會發出「會心一笑」的感覺。博君呵呵一笑、雅俗共賞是華岳藝術風格中令人關切的問題。在崇尚筆情墨韻，古典優雅的文人畫傳統中，中國畫是否應擴大表現領域，從一個士大夫特定族群的專利，轉變為擁有更多的觀眾，也是新博物館時代值得省思的問題。

新羅山人華岳晚年的《寫生冊》，描繪蟲魚鳥獸的日常生機。平凡中獨具慧眼，抓住生物剎那間的神情，令人不禁莞爾。一如畫上「呵呵一笑」的鈐印，我們好像感受到一生歷經滄桑的老畫家，在遲暮之年，仍舊童心未泯的幽默感。

盧素芬



圖一 華岳《寫生冊》《靈龜圖》 蘭千山館寄存



圖二 「呵呵一笑」印

二、詩人畫家—華品

華品（一六八二～一七五六），字秋岳，號新羅山人，福建上杭人。是清代中期著名的畫家。他的一生大多在揚州活動，以賣畫謀生，因此他的名字一直與揚州畫派緊密連結在一起。華品是一個全面發展的畫家，不論山水、人物、花鳥蟲魚和走獸均極擅長，而以花鳥畫的貢獻最突出。他的花鳥畫佔其作品很大部份，固然基於當時在揚州所謂「金臉銀花卉，要討飯畫山水」的諺語，所反映出的市場需求。但他能維妙維肖地描繪了花鳥蟲魚，卻是因為時時細心觀察週邊景物，對於自然生命的關注。華品的一生歷經滄桑，在貧病中度过，卻始終懷抱「筆尖刷卻世間塵」（註一）的理想，作品中總充滿了無比的熱情，直到七十五歲辭世，從沒終止創作。他晚年的書齋取

名「解弢館」，「弢」字同「韜」，「解弢」（圖二）一二字或



圖三 「解弢館」印

許可以解釋為安貧守素，或是守拙，保持發揚自己的真性情，「解弢」正是華品的人生觀。他是一個詩書畫三絕的文人，詩收錄在《離垢集》，書法的風格古雅純樸，「解弢」、「離垢」的思想使他的作品呈現出清新自然的格調，畫風被譽為「文質相兼，而又能超出畦畛之外」（註二），其兼工帶寫的小寫意畫派，對中國花鳥史有著重大貢獻，給後世相當大的影響，如海派畫家任伯年（一八四〇～一八九五）、虛谷（一八二三～一八九六）等，都曾從中獲取靈感，得到啟發。

三、《寫生冊》成畫年代

此《寫生冊》，二十四開之中，沒有任何一頁有紀年。這套冊頁是當初創作時就是一套，還是後來收藏家組合成一套？筆者僅從目前所能觀察到的現象陳述如下，試著以其特有的擬人化風格推測成畫時間。

（一）文字資料、印章上的線索

（1）文獻為例——華品的詩集《離垢集》提供了一些資料，在卷五〈題

畫冊十一首〉中，包括有醉僧、奇鬼、牛虎鬥、嬰戲、野燒、鼠竊食、鼈、雀巢、蛙、蟬、蝦等的題詩。此詩成於大約六十九或七十歲，取材上與本套冊頁很相似。從這本編年為序的詩集來看，華品在六十多歲這個時期，有把這類題材組合在一起的記錄，但也僅能提供一點參考，無法以此推斷。

（2）印章為例——在二十四開冊頁中，每開鈐印皆不同，以當中最重要的一章，在〈螳螂捕蟬〉（圖四）上的「解弢館」（圖三）印說明。解弢館是華品的齋室，何時成立，所見資料也不盡相同，從四十七歲到六十歲說法不一（註三）。何況無法肯定這方印是當時畫好就鈐印上去的。

（3）題跋為例——〈魚藻圖〉（圖五）

「爾來精力不如初，日到中時便罷書，此外更無消遣事，且從池上一觀魚。」這首詩收錄在華品的詩集《離垢集》中，這首詩成於四十八歲左右，但無法判定是否舊詩重抄的可能。華品重複題同一首詩的情況也不

圖四 華岳《寫生冊》〈螳螂捕蟬〉 蘭千山館寄存



執翳而搏

圖五 華岳《寫生冊》〈魚藻圖〉 蘭千山館寄存





圖六 華品 《寫生冊》〈綠枝松鼠〉 蘭千山館寄存

少，例如同冊〈綠枝松鼠〉（圖六）題跋中就有這種情形。「綠枝跳躑真堪喜，一飽何須問太倉」在另一幅軸畫松鼠（圖七）有全詩四句，此畫僅摘錄後兩句，就有重抄舊詩的情形。



圖七 華品 栗樹松鼠圖 無錫市博物館藏

（二）擬人化風格形成期在晚年

從以上一鱗半爪的資料無法為我們對成畫時間，給予肯定答案。但這套冊頁最能引起注意的應是華品筆下的動物，有如現代漫畫，造型生動，表情豐富，富於張力，充滿了幽默感。從存世的畫蹟來看，其擬人化風格多出現於六十歲至七十五歲辭世這段時期（如上海博物館藏花鳥草蟲冊成於六十九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禽

兔秋豔圖成於七十五歲），也是他藝術創作之顛峰期。一生歷經滄桑的老畫家，在遲暮之年，夕陽依舊散朝輝，產生了一種童心未泯，幽默以對世事的超然，獻給觀眾的則是能博君一笑的視覺饗宴。

華品不因襲傳統固定模式，而以豐富的想像力，細膩的刻劃形象。如〈狸奴圖〉（圖八），傳統的貓蝶相戲題材中，有一種固定格式的「耄耋



圖八 華岳《寫生冊》〈狸奴圖〉 蘭千山館寄存

圖」，取其同音假借的吉祥意義。在此華岳卻以漫畫般手法描繪四隻表情各異的貓，我們只能從題詩上得知，貓在「仰看蝴蝶」。作者並沒畫出蝴蝶，留給觀眾一個無限想像的空間。

〈畫虎圖〉（圖九）此幅描繪一滿受委屈的老虎，表情落寞，是在寓意「虎落平陽」被人欺嗎？畫幅右上角有一蜜蜂，牠們之間有什麼樣的互動呢？「蜂」字與「封」同音，在傳統吉祥草蟲畫，以蜂代表封官進爵，或許表現對世間爭名奪利的失落與無奈。

〈螳螂捕蟬〉（圖四）一鼓鬚的螳螂張開雙眼展開攻勢，準備捕蟬，此畫圖解「螳螂捕蟬」的典故，是在告誡不可以得意忘形，忘卻眼前的危機。這類草蟲畫，是華岳想像力的騁馳，極富意趣。

本冊頁中最具動感、最有張力的應是〈寒原野燒圖〉（圖十），描寫大火燎原，群獸奔馳逃竄的景象。蘭千山館另藏有一幅〈野燒圖〉軸（圖十一），上有題詩「暗壁忽然開，鳥聲谷中亂，乾風吹野燒，群動突煙

竄」，這首詩收錄在《離垢集》卷五，也是題於另一套冊頁其中一首；華岳常描寫這類題材，對於像他這樣一生中長期流寓揚州，寄人籬下的畫家，可能對災難、流離的感受特別深刻。此冊頁除了描寫主要的兩隻動物外，背景以暈染和線描簡略帶過，與軸畫比較，除了省略許多繁瑣細節描繪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更生動誇張地表現了狡獪、靈動、威猛等的表情和動作，而構圖趨向精簡，及逐漸發展出來的如漫畫般的趣味，都有助於推斷風格形成的年代。

華岳的寫形也讓觀者聽到了聲音，不但像漫畫，也像卡通影片。看這幅〈蛙戰圖〉（圖十二）兩組青蛙大決戰！主將正虎視眈眈並張口與對方相持不下，其中一隻還不忘把小蛙藏於腹下保護，畫幅的上下各有一隻小蛙前來叫囂助陣，此種熱鬧場面，使觀者感染了緊張的氣氛，仿如聽到了聲音。〈石間畫蛇圖〉（圖十三），可怕的蛇在此被塑造成美麗可愛的形象。擬人化的青蛙與蛇，也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一《雜畫冊》中出現（圖十四），而且該幅上有紀年己巳（一七四九），時年六十八歲，可能有助於推斷這套冊頁成畫時間。唯一讓人不解的是〈北京本〉左上角的樹葉畫法，以水洗的方法描繪出葉脈，在本冊頁中沒有這



圖九 華岳 《寫生冊》〈畫虎圖〉 蘭千山館寄存



圖十 華岳 《寫生冊》〈寒原野燒圖〉 蘭千山館寄存



圖十四 華岳 《雜畫冊》(之五)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華岳 野燒圖(軸) 蘭千山館寄存



圖十二 華岳 《寫生冊》〈蛙戰圖〉 蘭千山館寄存



圖十三 華岳 《寫生冊》〈石間畫蛇圖〉 蘭千山館寄存

類畫法，但在同一冊頁中技法各體兼備也是有的。

四、雅俗共賞

華岳繪畫最迷人處在於雅中有

俗，俗中帶雅，既合於文人書畫精神，同時又能接近大眾。

(一) 筆情與墨韻

華岳繪畫「雅俗共賞」，「雅」

的部份又是什麼呢？中國繪畫裡最講

究的是筆情與墨韻，他融合宋元兩種風格，有著宋人的寫實，也有元人的筆墨。獨特的兼工帶寫的用筆，傳達

了含蓄、蘊藉的畫風。他對筆墨的看法，可見於《離垢集》卷二〈題董文



圖十五 華岳 《寫生冊》〈騎象牽駝圖〉 蘭千山館寄存



圖十六 華岳 《寫生冊》〈達摩像〉 蘭千山館寄存



圖十七 華岳 《寫生冊》〈蜂房圖〉 蘭千山館寄存

敏畫卷後》：「其筆力蒼健，逸致澹遠，非胸貯萬卷書者，莫能為之。」他的觀念裡筆墨之情韻，必須來自內心文化涵養的自然流露，正是傳統的詩書畫合一的觀念。本套冊頁成於畫風成熟時期，其精湛筆墨功力，更是躍然紙上，其中最值得介紹如下：

(1) 筆情——〈騎象牽駝圖〉（圖十五）此圖描繪一著紅衣童子騎大象、牽駝，以水墨暈染出大象壯碩的體

積感，又以簡練蒼勁的線條畫出駝瘦骨嶙峋。一壯一弱強烈對比的大象與駝，經由一條極為纖細秀挺的線連繫起來，這線條所表現功力的深厚，猶如合唱團的演唱中，出現了一段爐火純青的獨唱表演。混聲合唱則見於〈達摩像〉（圖十六），達摩衣褶線描圓轉遒勁與淡墨描繪蒲團，好像男聲與女聲的唱和，形成對比的美。

(2) 墨韻——〈蜂房圖〉（圖十

七），蜂巢以水墨暈染，這種水墨趣味可見於華岳所推崇的禪壽平（一六三三）一六九〇）如〈墨石榴圖〉這類的畫（註四）；或更早的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但比起禪壽平輕靈的筆墨多了一份厚實，又比徐渭的狂肆多了幾分節制。而〈嘯聲碧火圖〉（圖十八）背景的处理更是本冊頁值得仔細玩味的，既非全部空白，也非具體描繪實景，而以水墨暈染成虛中



圖十八 華岳《寫生冊》〈嘯聲碧火圖〉 蘭千山館寄存

有實，把空靈渺漠的氣氛表現得非常成功。

(3) 筆情與墨韻的合奏——〈靈龜圖〉(圖一)，以濃淡不同的墨色，巧妙地表現了腹甲、軀體不同的質感，再以最濃的墨，寫出腳爪，實有畫龍點睛的效果。〈螃蟹圖〉(圖十九)，以流暢靈動的線條描繪蟹腳，水墨暈染趣味表現螃蟹的外殼，而螯上絨絨的毛，也寫來十分精緻工細。

(二) 妍雅的設色

華岳用色上繼承惲壽平，然而妍而不甜，淡而不薄的賦色，是學習惲壽平最有成就的畫家；本冊頁更是賦色古雅最典型的例子，試舉一二說明。如〈蜂房圖〉(圖十七)、〈竹枝畫眉〉(圖二十)的葉子是先勾輪廓，再施以典雅清麗的螺青，配上蜜蜂、畫眉的赭色，營造出古樸的風格。〈桃實天牛〉(圖二一)畫上的葉子是以深淺不同的翠綠一筆完成，與紅桃相互映襯。兩圖比較，〈綠枝松鼠〉(圖六)上的葉子則是色墨交融的墨綠，配上橘黃色的瓜果。微妙



圖十九 華岳 《寫生冊》〈螃蟹圖〉 蘭千山館寄存

的差異呈現調和的美感。

(三) 平凡中的美

華岳的藝術除了師古人外，更師



圖二十 華岳 《寫生冊》〈竹枝書眉〉 蘭千山館寄存

造化，時時用心觀察周遭的景象，使得他的藝術能取法自然，接近大眾。所以能被雅俗共賞。

畫家在生活中細心觀察，善於在平凡中發現美的事物，不會流於自我抄襲。〈靈龜圖〉（圖一）描寫一



圖二一 華岳 《寫生冊》〈桃實天牛〉 蘭千山館寄存

龜四腳朝天，奮力掙扎的一瞬間，仿如我們是從水族箱所見的景象。傳統繪畫中不乏以龜爲主題，但若不是真正留心的觀察，是無法擺脫窠臼，畫出這種有趣鏡頭。此畫左下角「呵呵一笑」（圖二二）的閒章，正道出了我們在觀賞傳統文人畫中久違的舒坦。〈螃蟹圖〉（圖十九）巧妙地安排了三隻螃蟹你爭我奪的情景。華岳一生曾多次描繪螃蟹，但卻有多重面貌，有時畫成可口的食物，有時卻在藉物詠志。

圖二二 華岳 《寫生冊》〈西園醉酒圖〉 蘭千山館寄存



從詩中可以求証畫家師造化的精神，〈魚藻圖〉（圖五）「此外更無消遣事，且從池上一觀魚。」從這裡我們得知，畫家對魚有深刻的觀察。活潑靈動的魚，或許表達了作者擺脫世俗紛擾後，愉快舒暢的心情，正如游魚般自由自在的生活。

華岳的感情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了市井小民意趣的感染，作品也流露著世俗的情趣。如〈西園醉酒圖〉（圖二二）華岳筆下的高士，不是傳統畫中一貫優雅的姿勢，而是以翹腳抱膝、倚桌而坐等舒適自然的坐姿出現，傳達了與民衆更為貼近的一面。

五、堂前無字畫，不是舊人家

華岳的藝術語言通俗淺易，在含蓄的筆情墨韻、妍雅設色的文人風格外，也迎合現實需求、貼近大眾品味，與清宮正統畫派大異其趣，因此在清宮中少有收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承繼清宮舊有收藏僅有〈午日鍾馗〉（圖二二二）、〈壽星〉（圖二二四）二

件。〈午日鍾馗〉上鈐有「志在嵩山洛水」一印，華岳二十四至三十八歲這段時間會到過北京，同時也遊歷了五嶽，可能就是這段時間的作品。華岳會想在北京發展，可是他的畫不合達官貴人們的欣賞趣味，只好黯然南歸。兩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他被貢入宮中的畫作，頗耐人尋味。在此略談本套冊頁與清宮舊藏兩幅畫的比較，也藉此彰顯這套蘭千山館《寫生冊》寄存故宮的意義。

〈老人星〉（圖二二五）。老人星就

是壽星，但與一般所見的大腦門手拄長杖的形象並不相同，清宮舊藏的是「長頭闊額蒼龍形」的壽星（圖二二四）（註五），就是這一種造型。但此畫的老人星身材矮胖，慈眉善目，喜笑顏開，頭戴烏巾，手持如意。以留白的背景、飄逸的衣帶，描繪出一「偶然落在世間行」的意境。此外華岳也有把壽星畫成童心未泯的老翁騎鹿的畫蹟存世（如上海博物館的騎鹿圖），從這一點可知他作品的多樣性。〈嘯聲碧火圖〉（圖二二八）。前文已提及此畫



圖三 華岳 午日鍾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四 華岳 壽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特殊的背景處理，而其題材，畫中鬼的造型古拙出奇，誇張的表情動作，有如漫畫般的表現。清宮舊藏〈午日鍾馗〉（圖二三）也是這類鬼的題材，畫中的鍾馗正在午睡。他擅於把鍾馗表現成各種造型，如鍾馗啖鬼、瞋睡、嫁妹、梅屋踏雪等。揚州畫派中有些畫家喜歡以鬼為題材，華岳涉獵這個領域，或許是在畫中寄寓對於人間「鬼魅」的看法吧！

華岳的名字一直名列在所謂「揚州八怪」中十五位畫家之一（註六），在「八怪」生活的時代，揚州不但文壇和藝壇是蓬勃發展的，而且家家戶戶愛好種花、養鳥，有雅致的園林，

才促進了花鳥畫的盛行。當時揚州民間流行著「堂前無字畫，不是舊人家。」的諺語，

反映了揚州人對書畫藝術的酷愛及普及程度。揚州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與充足的養份，才有揚州畫派的產生。這不是偶然的，是藝術融入生活以後，才能產生的燦爛火花，而華岳的藝術正代表著文質相兼、雅俗共賞的藝術。

過去的藝術作

品僅為帝王所有，揚州畫派所處的時代，富商成為藝術之贊助者。蘭千山館林家家族（註七）不藏於私地將此瑰寶寄存故宮，是意



圖一五 華岳 《寫生冊》〈老人星〉 蘭千山館寄存

味從過去選擇性小眾的雅集，到藝術品可為廣博大眾所擁有。博物館的角



華品 《寫生冊》〈蜻蜓蝴蝶〉 蘭千山館寄存

色，在文化傳承上的意義，應更致力於教育推廣工作；全民美育的推行，才是華品這朵揚州畫派最璀璨的花



華品 《寫生冊》〈翠羽蓮實圖〉 蘭千山館寄存

朵，所帶給我們的啓示。^⑧

（本套冊頁自四月一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在本院二樓208室展出。）

註釋

- 一：華品《題惲南田畫冊》，《離垢集》，卷一，頁四十一—四十二，清代稿本百種彙刊，集部，文海出版社。
 - 二：徐逢吉，《離垢集》序。
 - 三：解弢館是華品六十歲以後建造。見薛永年，《中國巨匠美術週刊——華品》，錦繡出版公司，一九九五。
- 解弢館是建於清廷改元，華品五十五歲。見王



華品 《寫生冊》〈乳鴨圖〉 蘭千山館寄存

- 四：華品取「東園生」為號，是推崇惲壽平的例證。《西園醉酒圖》（圖二二）上也有「家住小東園」的鈐印。
 - 五：《離垢集》卷四，頁二〇八—二〇九。
 - 六：「揚州八怪」一詞，最早見於清末汪鋈《揚州畫苑錄》。一九六〇年代後的研究者，多改以「揚州畫派」稱之。「八怪」有負面的意思。
 - 七：林氏家族收藏之詳實，請參閱林柏亭，《板橋林氏家族的書畫收藏》，《故宮文物月刊》，第一三三期（二〇〇二年七月），頁四—十一。
- 冰，《秋空一鶴——華品》，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
- 廣州美術館藏《八哥圖》上有「解弢館」的題識，是成於華品四十七歲。

華岳 《寫生冊》〈栗枝戲猿〉 蘭千山館寄存



華岳 《寫生冊》〈碧水金魚〉 蘭千山館寄存



華岳 《寫生冊》〈羸馬圖〉 蘭千山館寄存